

第1章

「司昊，對不起。」

望著低著頭的女友，江司昊暗暗調勻氣息，語氣平靜地問道：「能夠告訴我，這是為什麼嗎？」高佩璇抬頭對上一雙黝黑深邃的眸子，讀出裡面痛苦的情緒，心裡更加愧疚，小小聲地回道：「他可以給我我想要的一切。」

雖然江司昊很好，但和林昌宇比起來，他能給的麵包遠不如林昌宇，在麵包和愛情之間，她選擇前者。

聽到答案，他心痛得幾乎快要無法呼吸，他疼寵她這麼多年，沒想到竟是換來這樣的結果，但是他能怪她嗎？他只是個上班族，林昌宇是富二代，兩人之間確實有著不小的差距，她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也是人之常情。

喉頭一陣緊縮，他勉強扯出一抹笑容，「他對妳是真心的嗎？」就算他們不再是戀人，他也希望她過得幸福。

他們認識十一年了，一句問話，她就知道他選擇祝福，一直以來他都是一個寬容溫厚的好男人，可惜不適合她，除了陪伴、關懷，她更需要金錢來滿足她的安全感。

「很好。」

「那我就放心了。」

面對他真切的關懷，高佩璇感到無地自容，再也坐不住，急忙道：「我還有事，我先走了。」江司昊點了點頭，看著她毫不猶豫地起身離開，一股要奪去他呼吸的疼痛再次從胸口炸開來。她竟然連一點點的遲疑也沒有，這般堅決地斬斷那段他曾經以為忠貞不渝的愛情，她真的很狠。

既然他給她的幸福不是她想要的，他就應該放手，不該囚禁她，不過想是這麼想，但是心好痛。

深吸口氣，江司昊壓下心中酸楚，拿起餐桌上的帳單，正要起身，一道熟悉的嗓音讓他頓住動作，好像是公司設計部A組組長曾亞晨的聲音。

「能夠告訴我，這是為什麼嗎？」曾亞晨顫抖的嗓音帶著不可置信。

江司昊覺得這句話聽起來好耳熟……對了，他剛才才問過高佩璇。

「對不起，妳很好，可是不適合我。」男嗓帶著愧疚。

江司昊心頭一驚，他聽到不該聽的事了。

一陣沉默後，曾亞晨的聲音已經變得平靜，「我懂了，恭喜你找到想要的幸福。」

「亞晨，是我對不起妳，算我欠妳一份情。」

亞晨……應該是他認識的那位，不過這座位安排得也太近，隔音設備太差了。

沒再聽到身後傳來聲音，過了幾分鐘，江司昊看到一個男人從他座位旁走過。他曾在下班時間看到劉偉豪開車來接曾亞晨幾次，是以能肯定剛才那個男人就是劉偉豪。

同一間公司的同事，竟然會在同一間咖啡館被彼此的男女朋友拋棄，能說這是另類的緣分嗎？

苦澀地笑了笑，江司昊站起身，才剛要邁步，一道纖細的身影越過他，往門口而去。

他皺了皺眉，她看起來很不好，空洞的眼神中疑似閃著水光，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看起來就像是失了魂，她應該很愛她的男朋友吧。

結完帳，江司昊走出咖啡館，意外地看到曾亞晨站在人行道上，一動也不動。

不知她是在等公車還是要叫計程車？看了一會兒，他想應該都不是，不管是公車還是計程車，都曾在她面前停下來，接著駛離，她都沒有要上車的舉動，若他猜得沒錯的話，應該是一時間無法承受失戀的痛苦。

雖然他不八卦，但拜部門裡有一個號稱八卦王的部屬，就算不想知道的事，八卦王鄭志平還是會嚷嚷宣揚，所以他曾聽過曾亞晨和劉偉豪穩定交往，年底極有可能會結婚的傳言。都到了快要結婚的地步，必定有不淺的感情基礎，對方狠心的斬斷情緣，這種事連他一時間都無法接受，更何況是女人。

不知是因為同事情誼還是同病相憐，他站在她身後，靜靜地看著她，直到她移動腳步，才跟著她走。

曾亞晨完全不知道有人跟著自己，她漫無目的地往前走。從小她只要心情不好就會一直走路，直到累了，心情就會好起來，可是此時不管她怎麼走，胸口就像是被壓了一塊大石般，重到快要喘不過氣來。

劉偉豪說她很好，可是不適合他，她知道這只是一個不想傷害她的藉口，如果她真的很好，他又怎麼會跟她分手？是她哪裡做得不好？前陣子他不是說想結婚嗎？

曾亞晨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沒發現一輛黑色轎車正朝她疾駛而來，直到身子猛地被一隻大手拉了過去，撞進一個寬闊的胸膛上，她才拉回飄遠的心思，渙散的目光逐漸有了焦距，過了一會兒才看清楚眼前這張俊朗的男性臉龐，他不是業務部的課長江司昊嗎？他怎麼會在這裡？

正要問出疑惑，一道緊急煞車聲傳進她耳中，接著聽到駕駛對她一連串咒罵，她還沒釐清是怎麼回事，就見江司昊連聲跟駕駛道歉，最後車子駛離。

她愣了愣，這才發現自己站在人行道上，再往回想剛才駕駛罵她的話，驀地明白剛才她闖紅燈了。

江司昊轉過身，關心地問道：「妳還好吧？」他的心跟著鬆了一口氣，若他沒有跟在她身後，她很有可能就會被車撞到了。

不好，一個被拋棄的女人怎麼會好？但是這種丟臉的事，要她怎麼說得出口？曾亞晨在心裡這樣反駁，表面上卻勉強擠出一絲笑容，「沒事，謝謝。」

從小到大，她一直都是品學兼優的模範生，她的人生裡沒有失敗兩個字，當然這也是她努力所得來的，可是她沒想到居然會在感情上跌這麼重的一跤。

看到她比哭還要難看的笑容，眼中盈滿悲痛，他斟酌再三後又道：「失戀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她先是一愣，過了一會兒才理解他的話，訝異地問道：「你怎麼知道？」

江司昊低聲回道：「我剛才也在那間咖啡館，就坐在妳的隔壁桌。」

曾亞晨臉色一變，赤裸裸的傷口在毫無所覺下被他人知道，讓她覺得難堪，一股怒氣登時湧上心頭，讓她頓時理智盡失地吼道：「嘲笑一個被拋棄的女人很好玩嗎？所以你才一直跟在我後面？你要不要臉？！」

他能夠理解她是在遷怒，所以並沒有生氣，「聽到你們的對話，純屬意外。」

聞言，她更生氣了，「聽到就聽到，還分什麼意外或故意嗎？你一直跟著我是怕我去自殺嗎？我沒那麼懦弱，為了一個不要我的男人自殺！」

這回江司昊選擇不說話，任由她發洩心中的憤怒和不滿。

他的態度像一盆冷水自曾亞晨當頭淋下，她登時意識到自己的反應有多失控無禮，雖然不是同部門，沒有深交，但是兩人因為工作有過接觸，今日換做是她的話，她也會跟在他身後。

「對不起，我心情不好，把氣出在你身上。」平時她不會這樣的。

江司昊不在意地笑了笑，「我接受妳的道歉，妳不用覺得不好意思。」

他這麼說曾亞晨更羞愧了，為了掩飾尷尬，她連忙轉移話題，「好巧，你也在那裡，跟女朋友約會？」見他神色一黯，她覺得奇怪，該不會問錯話了？

他沉默了一會兒才道：「剛才我前女友在那間咖啡館跟我談分手。」

她沒料到會聽到這樣的答案，有些愣住了，「對不起……」真丟臉，剛才還兇他，結果他受的傷和她一樣。

江司昊微微一笑道：「沒必要道歉，妳又不知道，再說，妳剛才的反應是正常人都會有的。」

曾亞晨的心中升起一股溫暖感動，卻也有著疑問，「你這麼體貼，你的前女友為什麼要跟你分手？」

俊容揚起一抹悲傷的微笑，苦澀地道：「她找到一個比我更好的男人。」

又是劈腿！如果不愛了，為什麼不結束上一段感情後再開始另一段，非要腳踏兩條船，那樣傷人很好玩嗎？

「他也是，找到一個比我更好的女人。」

望著她苦澀的笑容，江司昊心頭一動，衝動地邀約道：「去喝一杯如何？」

「好。」曾亞晨毫不猶豫地答應，此刻她好想大醉一場。

江司昊帶曾亞晨來到一間氣氛寧靜的夜店喝酒，兩人坐在角落的L形沙發上，各點了一杯調酒。

「我以為你會想大醉一場？」她以為他會點一杯烈酒。

「那妳呢？」他反問。看她剛才失魂傷心的樣子，他以為她會來個一醉解千愁。

「明天還要上班。」曾亞晨的心很痛，就像被人狠狠撕裂了一般，她很想找個地方放聲大哭，但哭過必留下痕跡，她不想隔天雙眼紅腫的去上班，不想讓人家知道她失戀，不想讓人家看到她的失敗。

江司昊有些訝異，她的外表看起來優雅溫柔，沒想到骨子裡這麼倔強。

「沒錯，每天都有人失戀，如果因為失戀就打亂生活步調、自我放棄，那不是挺可悲嗎？」

話雖如此，他的心卻充滿了辛酸與苦澀，他為高佩璇勾勒了一幅美好的未來藍圖，可是她的未來卻沒有他。

「對！失戀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下一個男人會更好！」說是這麼說，但她不確定自己是否還會相信愛情，全然的付出與信任，得到的卻是背叛與痛苦，若愛一個人這麼痛、這麼累，還要再愛嗎？

江司昊看得出她在說反話，但「下一個會更好」這句話，真的很適合用來安慰自己，同時也能安慰別人。

「下一個也許會更好，只是……」頓了頓，見她一臉疑惑，他微笑續道：「我和她高三就認識了，她是我的鄰居、同學，也是初戀，就算沒有愛情，我們還有同學情誼、兄妹之情，她小我兩個月。」雖然他們同年紀，但剛開始時，他是把她當作妹妹般疼愛。

雖然他的話音很輕，就像是在敘述一件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但他憂傷的表情洩露了他內心的痛楚，愛情不是一句「我們分手吧」就可以斬斷的，對不起三個字只能夠減輕道歉的人心中的愧疚，卻無法撫平被傷害的人心中的傷痕。

「我和他在一起只有八個月，不過聽說我是他歷任女友當中交往最久的一個，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把我當成公主捧在手心上疼寵，都說我很幸運。老實說，他真的很疼我、寵我、呵護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真的很快樂、很幸福。」曾亞晨頓了一下才又續道：「在我們交往前我就知道他很花心，但依他的條件，的確會吸引很多女孩子，我以為我會是他最後的女人，卻沒想到……他也是我的初戀。」

他們雙方的父母都愛好路跑，他們是在陪父母路跑時認識的。

江司昊有些訝異，「他是妳的初戀？」

「有必要這麼驚訝嗎？」她橫他一眼，幹麼一副聽到什麼稀奇事的樣子？

「妳長得這麼漂亮，個性又溫柔，身邊應該不乏追求者，當然感到意外。」這是實話。

通常從事設計的人都有一股傲氣，但她沒有，待人接物溫和有禮，不曾聽說她發過脾氣，她底下的組員也沒有因為她個性軟就覺得她好欺負，相反的他們都很信服她，不只因為她真的很有實力，也因為她很尊重組員的意見，有好的點子，會讓組員盡量發揮，不好的點子，她也不會當面退回，而是會想辦法找出優點，並給予適當的建議。

公司內部曾流傳一句話——「再爛的設計經過A組組長的巧手，就會變成熱賣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她不會居功，將榮耀給予組員，總歸一句話，她相當完美，堪稱男人心中的女神。

「我沒有你說的那麼好，你剛才不就見到我母老虎的樣子了嗎？」沒有稍早前的尷尬，曾亞晨自嘲地道。

「妳剛才的樣子只能算貓，還達不到母老虎的標準，挺可愛的。」江司昊是真的這麼認為，以往的她太過完美，雖然平易近人，但還是會給人一種距離感，剛才她的失控，反倒讓她變回了平凡人，讓人覺得原來她也會發脾氣、原來她也會受傷、原來她和我們一樣也會失敗。她微愣了下，打從她唸小學之後，就再也沒有人說過她可愛，而且她剛才是在發脾氣，應該很可怕才對。

「我這麼沒氣勢？還是你見過母老虎？」她開玩笑地道。

江司昊神色一黯，「佩璇是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從小就很獨立也很早熟，她總是把最真實的情緒隱藏起來，不讓別人看到，她很好強，不允許自己失敗，遇到挫折或是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會笑得很開心，她不想讓別人看到她失敗的一面。每次她只要那麼笑，我就會故意挑她毛病，讓她到最後受不了，大發脾氣，有時候她被我氣到連潑婦罵街的樣子都出來了，那時候的她就像是一隻母老虎，恨不得將我撕裂。」

曾亞晨心頭一動，他說起前女友時，整個人彷彿沉浸在美好的回憶當中，他用他的方式守護他喜歡的女人，那個女人很幸運，卻不懂得珍惜。

或許是同為天涯淪落人，曾亞晨也敞開心房，對他傾訴她是怎麼跟劉偉豪相識、相戀，最後莫名其妙走上分手之路。

兩人越聊越起勁，直到午夜。

江司昊不放心曾亞晨一個人回去，兩人便一起坐計程車，他先送她回家。

曾亞晨向他道謝，在要進入社區大門前，突然想起一件事，轉過身，遲疑了下才開口，「有件事想麻煩你。」

「什麼事？」他瞧她的表情很為難。

「別將我失戀的事告訴第三者。」她需要時間來平復心情。

「好，快上去吧，明天還要上班。」

曾亞晨點點頭，轉身進入社區大門。

一大早起來，曾亞晨覺得頭好痛。

雖然昨晚才喝了幾杯調酒，但對於平日甚少沾酒的她，還是太多了。

同是失意人，話匣子一開，調酒就當飲料喝，心裡的鬱悶、傷痛是稍稍抒解了，但現在卻嚐到苦果。

忍著宿醉的不適，她一如往常提早二十分鐘到公司，意外發現她的辦公桌上有一個保溫杯，下面壓著一張沒有署名的紙，上面寫著：蜂蜜水可以讓頭痛好一點。

她有些疑惑，以前曾經有男同事在她的辦公桌上放早餐，但自從知道她和劉偉豪在交往後，就再也沒有過了，而現在這杯蜂蜜水和這張紙條……啊！應該是江司昊。

唇畔勾起一抹淺淺的笑紋，江司昊是一個溫柔貼心、懂得照顧人的男人，不過就算他的條件再怎麼好，也難逃失戀的痛苦。

「曾組長的桃花還真旺，一大早就有人送愛心。」

一道刺諷的女聲響起，曾亞晨抬頭望去，就見長相嬌豔的朱曉蓁正朝自己走來。

公司將設計部分為A、B兩組，朱曉蓁就是B組組長，每一季設計部都會進行內部設計競賽，贏的組別就是公司下一季要上市的产品。

雖說公司的立意是良性競爭，激發創意，但組員們都將彼此視為敵人，你刺我一劍，我捅你一刀的事件層出不窮。

她曾經私下找過朱曉蓁，希望她能夠約束她的組員，可是朱曉蓁總是表面上約束，私下縱容，在這種情況下，她總不能老是要求自己的組員忍耐，所以有時組員們反擊，她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不影響公事就好。

「朱組長一大早就大駕光臨，有事嗎？」

朱曉蓁掃了曾亞晨手中的保溫杯和桌上的紙條一眼，似笑非笑地道：「曾組長，腳踏兩條船，小心會翻船。」

曾亞晨苦澀地笑了笑，她現在連一條船都沒有，要怎麼翻船？況且此刻她的頭很痛，實在懶得跟朱曉蓁抬槓。「謝謝朱組長的關心，有事嗎？」

朱曉蓁收起笑容，「下一季上市產品的主控權將會在我們B組手上。」已經失敗三次了，這次絕不容許再失敗，工作上的失敗已經很可悲，現在竟然連男人緣也是，這讓她很不甘心。

曾亞晨眉頭微挑，原來朱曉蓁一大早來她的辦公區域是要下戰帖的，她揚起一抹微笑，淡淡

地道：「這一次還是要請朱組長多多指教。」

朱曉蓁臉色微變，在轉身離開時，再次瞧了曾亞晨手中的保溫瓶一眼。

仍在宿醉中的曾亞晨沒有注意到朱曉蓁充滿恨意與嫉妒的目光，直到中午用餐時間她去員工餐廳，才察覺到不對勁。

原本在吃飯的同事們，一看到她，馬上低下頭，有些人還在那裡竊竊私語。

拿著裝了飯菜的餐盤，曾亞晨挺直腰桿走到一個空位坐下，慢條斯理地吃著午餐，然而入嘴的飯菜卻一點味道也沒有，她感到緊繃不安，不斷思索大家是否知道她失戀的事了。

就在她疑惑猜測之際，一個身形窈窕、面容姣好的嬌媚女子出現在她面前，她還沒說話，對方已經率先開口——

「早上送蜂蜜水的人是不是江課長？他為什麼要送蜂蜜水給妳？你們是不是在交往？」周珍妮劈頭就問。

望著行銷部課長周珍妮一副「老實招來」的態度，曾亞晨登時明白大家為什麼看到自己會是這樣的反應。其實男未娶女未嫁，就算情投意合，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問題是，流言中的男女主角都是名花、名草有主，自然會惹人議論紛紛。

才一個早上的時間，江司昊在她桌上放蜂蜜水一事，大家竟然都知道了？更奇怪的是，他們怎麼會知道送蜂蜜水的人是江司昊？

好不容易舒緩許多的頭痛，現在又開始痛起來，她轉移話題問道：「妳不餓嗎？」

「少跟我來這一套，是不是他？」周珍妮問完，眼神看向正踏入員工餐廳的男主角。

江司昊一踏入餐廳，就感受到四面八方射來的曖昧眼光，他的心一突，難道他提早上班送蜂蜜水的事被發現了？才正這麼想，鄭志平馬上上前為他的疑問做了解答。

「課長，有人看到你送蜂蜜水給曾組長。」鄭志平以下巴指了指正往他們這方向望來的曾亞晨。

江司昊與曾亞晨四目交接的那一瞬間，他從她眼中讀出不安與疑惑，似乎不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接著他把視線轉回到正在等待答案的鄭志平，大方承認，「沒錯。」

「為什麼？」鄭志平不敢相信地瞪大眼，他還以為這只是流言而已。

「昨晚在夜店碰到曾組長，請她喝一杯酒，沒想到她酒量不好，為了賠罪，我才會放蜂蜜水在她桌上的。」江司昊邁步來到曾亞晨面前，「不好意思，昨天是我失禮了。大家都是同事，不會喝酒，妳可以拒絕，我不會介意的。」

曾亞晨知道他這麼說是在維護她的尊嚴，心裡十分感激，「好的。」

「課長，你要喝酒怎麼不找我？」鄭志平不滿地嚷嚷。

江司昊瞧了他一眼，淡淡地道：「你不是說下班時間不談公事，也不想交際應酬嗎？」

鄭志平嘿嘿一笑，正要回話，一道女性嗓音突然插入——

「沒想到江課長這麼體貼。」朱曉蓁唇畔噙著諷刺的笑容。

「男士本來就該對女士體貼。」江司昊微笑回應的同時，想起早上在設計部與朱曉蓁碰面的畫面，難道他放蜂蜜水在曾亞晨辦公桌上的事是她說出去的？

朱曉蓁先看一眼臉上掛著淡淡微笑的曾亞晨，再轉向江司昊，笑問道：「如果我在夜店碰到江課長，你也會請我喝一杯酒嗎？」

江司昊微笑點頭，「當然。」雖然不敢肯定是不是朱曉蓁說出去的，但此刻這是最好的安撫。

朱曉蓁也知道江司昊向來不會給人當場難看，她只是要一個以後遇見他時可以拿這個理由拉近兩人距離的藉口而已。

江司昊見朱曉蓁不再窮追猛打，對曾亞晨微笑點頭後，轉身去拿餐盤。

曾亞晨望了他的背影一眼，低頭繼續用餐，嘴角勾起微笑，對江司昊好感度直線上升。

失戀後半個月，曾亞晨接到母親的關心電話，她知道父母都很喜歡劉偉豪，也希望他能成為他們的女婿，但他們句句的關懷，讓她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劉偉豪的意思是，他對不起她，所以分手的消息由她公布，不管理由是什麼，他都會接受，這個看似體貼的舉動卻讓她傷透腦筋，因為她想來想去，除了實話說出她被拋棄，她想不出其他理由。

虛應了幾句，她藉口要趕設計圖便掛了電話。

想休息，但是一個人待在家，讓她不斷地回憶起和劉偉豪在一起的點點滴滴，最後她決定出去走走，散散心。

心煩的她，漫無目的地隨便亂逛，結果來到上次和江司昊來的夜店，更令她意外的是，她竟然會在門口遇見他。

江司昊見到曾亞晨也大為訝異，「妳也打算來喝一杯？」

「對，你也是嗎？」他看起來不怎麼好。

「對。」他的語氣難掩落寞。

曾亞晨見他的笑容帶著一絲勉強，大概猜得出原因。老實說，喝酒並不能解決問題，但壓在胸中的難過痛苦卻需要找個方式來排解。

她不嗜酒，但她不能否認，酒精確實可以讓她暫時忘卻失戀帶給她的失望、憤怒、怨恨和不甘。

昨天劉伯父請她吃飯，從他口中得知，現在和劉偉豪在一起的女人是她年少時動過真情的對象，劉偉豪從未忘記過她，只是將她埋在內心深處，他們再度重逢後舊情復燃。

感情這種事，沒有誰對誰錯，既然他忘不了前女友，跟她解釋就好，她也不是那種沒度量的人，成人之美，她做得到，過分的是，在他們舊情復燃的那段時間，他對她一如往常的體貼，那麼當時他把她當作什麼了？

難怪他會說他欠她一份情，他不但辜負她的信任，背叛他們的感情，還狠狠地侮辱她，更可惡的是，他竟然不敢跟她說實話，而是讓劉伯父拉下老臉來跟她道歉。

雖然她答應劉伯父會好好過日子，不會因為劉偉豪不再相信愛情，緣分來了，也會勇敢的去追求幸福，但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呀！

曾經付出的情感，怎麼可能馬上就收回來？她可以收拾難過的情緒，在人前表現得很優雅冷靜，但是夜深人靜之際，那股怨懟的情緒就像一張巨大的網子，朝她洶湧而來，讓她無法躲避，只能被困在其中，更別說面對自己父母的關心。

「為了她。」曾亞晨語氣肯定地道。

「對，剛才接到我父母親關心的電話，他們知道我和她分手了。」父母親只要回到臺灣就會

請高佩璇吃飯，分手一事是高佩璇說的。

父母在他未出生前就移民美國，在他高三時因為工作因素回來臺灣，也就是在那時候他認識父母好友的女兒高佩璇，若不是她的陪伴，他不曾那麼快就融入臺灣的環境。

他的父母很開明，沒有什麼門戶之見，知道他和高佩璇交往，他們都樂觀其成，母親甚至還提醒過他，高佩璇是個極度缺乏安全感的女子，要他別因為公事而忽略她，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呵護這段感情，卻還是以失敗收場。

「真巧，我也是。」

兩人相視一眼，笑了。

「想喝嗎？」江司昊抬手指了指門口。

「想，但是明天還要上班。」雖然喝了他送的蜂蜜水，但頭還是痛了一整天。

「那我們去看夜景，好嗎？」或許從山上遠眺夜景，能讓心情舒坦些。

「好。」她一口答應，總比喝酒隔天頭痛好。

江司昊帶著她到停車場，兩人坐上車，他發動引擎，將車子駛離。

「上次沒有造成妳的麻煩吧？」他突然問道。

曾亞晨知道他指的是蜂蜜水所引起的流言，微微一笑道：「沒有。」

「那就好，我沒想到那麼早就會有同事去上班，是我疏忽了。」世上果然沒有不透風的牆，就算再怎麼小心，還是會被發現的。

他的道歉反而讓她覺得不好意思，「其實我該跟你道歉。」

趁著停紅燈之際，江司昊轉頭看向笑得有些尷尬的她。

「一開始我還以為大家知道我失戀了，有那麼一瞬間以為是你說的。」

「多疑是女人的天性，我可以理解。」

沒料到他會這麼說，曾亞晨愣了下，才有辦法反應，「我又不是故意的，只是當下就……」瞧她的笑容都僵了，他接下她不敢說的話，「懷疑我。」

「你大人有大量，就別和我一般見識了，好嗎？」曾亞晨朝他雙手合掌。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江司昊很難想像優雅的她會做出這麼可愛的動作，讓他有一瞬間失了神。見他不說話只是看著自己，她有些不安地想，他該不會是在生氣吧？

拉回心神，他扯開一抹笑容，掩飾自己的失態，「希望沒有下一次了。」

「你放心，絕對不會再發生。」見他似乎不相信，她急了，「真的！」

「我相信妳。」

聽到他的回答，曾亞晨放下心來，開始跟他閒聊起來。

她不是那種對誰都可以敞開心胸聊天的人，但或許是同病相憐，抑或現在的她很孤獨，想找人說說話，總之，他們聊得很開心。

失戀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無須弄到人盡皆知，這是曾亞晨的想法，當然，最重要的一點，她的自尊心無法接受被拋棄，她需要時間來整理心情，至於多久，她不知道，不過自從和江司昊去看夜景後，兩人越來越熟，他們是彼此的情緒垃圾桶，下班後要是都有空，就會約出

去吃飯、看夜景，休假的時候還會相約去爬山，有他的陪伴，讓她的心情稍微好一點了。再加上要處理的公事很多，忙碌讓她沒有時間去想劉偉豪，現在的她，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工作上。

放下筆，揉了揉疲憊的肩頸，曾亞晨拿著茶杯走去茶水間要倒茶，正好聽到裡面的同事們正在討論八卦。

其實公司裡的八卦都是從茶水間傳出來的，每天都有最新話題，如果哪天裡頭安靜無聲，那才奇怪，只是她沒有想到這回的八卦主角是她！

「你們有沒有聽說曾組長情人節當天在加班？」

「有。」

「那你們知道她為什麼要加班嗎？」

「為什麼？」

「據八卦消息指出，曾組長兩個月前就被男朋友甩了。」

「真的嗎？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天大的八卦，沒想到完美女神也會被拋棄！」

「像那麼完美的女人，你敢碰嗎？擺在那裡只能看，不能吃，久了我也會打退堂鼓。」

「哇，沒想到你嘴巴這麼壞。」

「我實話實說。」

幾人的嘲諷話語傳入曾亞晨的耳中，她下意識握緊手中的杯子，她知道她無法控制其他人，他們要說什麼，也只能任由他們說，她只要做好自己就好，但大家不是同一個部門，好歹也是同事，有必要把她說得那麼難聽嗎？她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完美，他們不會知道他們口中所謂的完美，是她花了多少心思和時間所努力得來的。

不過這些閒言閒語的殺傷力，遠不及被背叛讓她更難過，她是那麼相信江司昊，他怎麼能背叛她的信任？畢竟除了他以外，沒有人知道她失戀的事，話一定是他傳出去的。

想到這裡，她臉色蒼白，僵硬地走回自己的位子。

第2章

「還有事？」江司昊望著一直在他辦公桌前晃過來晃過去的下屬。

鄭志平看著江司昊一會兒，才開口問道：「課長，你那天為什麼要請曾組長喝酒？」

「不是說了，巧遇。」這件事都過了一段時間了，鄭志平怎麼還要追問？

「曾組長不像是夜店咖，你都沒問她為什麼會去夜店嗎？」難怪當時他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原來是這一點。

「為什麼要問？那是她的隱私。」江司昊一臉疑惑地道，就算事先不知道她失戀，他也不會主動問，他沒那麼八卦。

鄭志平突然有種自己是不是誤會什麼的感覺，想不出來，乾脆直接說了，「有消息傳出，曾組長之所以會去夜店，是因為那天被她前男友拋棄了。」

江司昊愕然，「你聽誰說的？」

「整間公司都知道，現在去探討是誰說的已經不重要了。」都不知道傳了第幾手。

江司昊俊容一沉，曾亞晨是那麼驕傲的人，一定無法忍受被人議論紛紛。

他隨便找了個理由打發了鄭志平後，連忙拿起手機傳了約曾亞晨吃飯的簡訊，可是她沒有回應，他很擔心，又不好去設計部找她，免得已經身處八卦中心的她，又多一個讓人閒嗑牙的

話題。

好不容易捱到下班，江司昊直接到曾亞晨的住處，原本以為要等上兩、三個小時，沒想到不到半小時她就回來了。

「亞晨。」

一聲低沉的呼喚，隨著腳步出現在她面前，壓抑了一整天的怒氣，瞬間從她的胸口迸發開來，「有事嗎？」

聽出她語氣中的冷淡，江司昊这才發現她臉色緊繃，似乎在隱忍什麼，關心地問道：「妳沒事吧？」

曾亞晨惡狠狠地瞪著他，不明白他為什麼可以在背後捅她一刀後，又表現出這麼關心她的樣子，或者是她看不懂男人的心，才會被劉偉豪拋棄，現在又落到被嘲笑的下場！

見她握緊拳頭，身子微微顫抖，他轉移話題道：「吃過晚飯了嗎？下午我有傳簡訊給妳，沒看到嗎？」

面對他溫柔的詢問，曾亞晨胸中的怒火更是高漲，她再也忍不住地質問道：「既然答應過我不會說，為什麼還要說出來？」

江司昊愣了下，知道她誤會了，連忙解釋，「這件事不是我說的。」

「公司除了你以外，還有誰知道？」她反問，他以為她會相信嗎？

「我知道妳不相信，但真的不是我。」他的表情相當嚴肅。

曾亞晨張口欲言，手機鈴聲響起，是劉偉豪的堂妹劉嘉欣打來的，她見過劉嘉欣幾次，她是一個活潑沒心機的女人。

深吸口氣，她稍微平緩情緒，刻意用輕快的語氣接聽，「嘉欣，有事？」

彼端遲疑了一下才道：「亞晨姊，對不起。」禍已經闖了，現在只求曾亞晨能夠原諒她，不然她不敢見堂哥。

曾亞晨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對不起什麼？我不懂。」

劉嘉欣鼓起勇氣道：「周珍妮是我高中學姊，她問我堂哥在情人節那天為什麼沒有約妳出去，我告訴她你們分手了，對不起，後來我才發覺這麼說不好，不知道有沒有造成妳的困擾？亞晨姊，真的很對不起。」

曾亞晨怔了怔，原來是周珍妮說的！她再看向江司昊一臉焦急又冤枉的俊容，登時羞窘得想找個地洞鑽進去。

「沒事，不用放在心上。」

「真的？」

「當然。」

「那改天我請妳吃飯當賠罪，好嗎？」

「好。」

劉嘉欣鬆了口氣，興高采烈地掛上電話。

握著手機，曾亞晨在心裡罵了自己好幾次，之前才保證過不會再懷疑他，現在她要怎麼面對他呢？

江司昊見她一臉苦惱，問道：「發生什麼事了？」不知道她願不願意像之前那樣接受他的關心？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她豁出去了，「對不起。」見他一臉訝異，她將剛才的對話內容

告訴他。

他微笑道：「誤會解釋清楚就好。」

曾亞晨難掩訝異，他這樣被人誤解還不發火，他是聖人嗎？「你的修養真好。」相較之下，她的脾氣還真的不太好。

「男人本來就該讓女人的。」她會那麼想也是理所當然，畢竟公司裡真的就只有他知道她失戀的事。

話是這麼說沒錯，但是他也太寬宏大量了，「現在是男女平等的時代，沒有誰該讓誰這種事。」見他臉上浮上疑惑，她又問：「是誰灌輸你這種觀念的？」他若是一直秉持這種想法，在男女相處上很吃虧的。

江司昊的臉色僵了一下，隨即扯出一抹微笑，「我前女友，她不管犯了什麼錯都不道歉的，她說男人是做大事業的，天生就該讓女人。」

這是什麼鬼話！連身為女人的她都聽不下去。「所以你總是包容她的任性，連她劈腿也可以輕易原諒？」

他苦笑道：「如果她跟著我不幸福，我為何不放手？」

曾亞晨好想罵他笨，但又說不出口，畢竟放手說起來簡單，實際上是要花很大的勇氣。

「你真的不後悔嗎？」她聽了都覺得他很可憐。

「我希望她幸福。」這是真心話。

看他強忍著傷痛，曾亞晨又氣又心疼，再也忍不住地罵道：「你真的是笨蛋。」

江司昊沒說什麼，苦澀地笑了笑。

她不想再在這個話題上打轉，轉而問道：「下午的邀請還算數嗎？」

「當然，不過……」

聞言，曾亞晨的心提得好高，脫口打斷道：「你剛才沒說要追究。」

「莫名其妙的誤會，不該追究嗎？」見她說不出反駁的話，他又道：「別忘了，妳曾經答應過我不會再有下一次，所以等一下那一頓妳請客。」

她吁了口氣，「沒問題。」

結果最後她還是沒付到錢，他搶先一步抄起帳單，說沒被女人請的習慣，至於道歉他早就接受了。

江司昊昨晚接到母親的電話，要他排開星期天的行程回老家一趟，說有重要的事要跟他商量，當時他猜測應該是勸他回美國。

當年父親因為工作的關係回到了臺灣，後來又因為工作調回美國，原本他應該跟父母一起回美國的，但當時高佩璇的母親去世，他擔心她會走不出失去親人的傷痛，遂向父母表明要留在臺灣，如今他和高佩璇分手了，似乎沒有繼續留在臺灣的理由。

江司昊一回到老家，卻沒看到父母，而是只有母親的朋友白阿姨在，兩人聊沒幾句話，他就知道母親為他安排了相親宴，緊接著他就被白阿姨拖到某間餐廳了。

母親向來尊重他的意見，他不願意的事，她絕不會強求，這次竟然會使暗招，說實在話，他

是心疼大於不快，母親一定是擔心他走不出情傷才會這麼做。

「司昊，我跟你說，阿姨給你介紹的這個女孩子既漂亮又溫柔，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你看到她一定會喜歡的。」她手上一有對象，馬上就通知雙方家長了。

江司昊只是禮貌性地笑了笑，沒多說什麼。通常媒人講的話，要打對折再對折，至於白阿姨，基於和父母是舊識，他打了六折。

「司昊，阿姨從小看你長大，你溫厚寬容，不愛與人計較，這種個性很吃虧，要是遇到比較強勢的女孩子，你會被吃得死死的，所以阿姨千挑萬選，選了一個會把你當作孩子照顧的女孩子。」她本來以為自己這包媒人禮賺不到，沒想到江司昊那個前女友那麼不識貨，竟然不要他，真是暴殄天物。

他還是沒說話，嘴角笑痕更深，不能怪他會對白阿姨的話打折，白阿姨和母親是高中同學，他們第一次見面時他都大一了，哪來的從小看他長大，再者，他要一個把他當孩子照顧的女人做什麼？夫妻該站在平等的地位，互相扶持，一同創造幸福。

白阿姨見他沉默，以為他不相信她說的話，又卯足了勁勸道：「司昊，這個女孩子是阿姨當媒人這麼多年遇到最難得的對象，要不是她被劈腿，坦白說，這包媒人紅包別說摸了，連看都沒機會。」說到這裡，她才想到他們兩人的情形是一樣的，對了，他們還是同業。

「如果她真的這麼好，為什麼會被劈腿？」

「因為她太完美了。」

聞言，江司昊的腦海中不由得浮現曾亞晨那張含笑的嬌容，笑意跟著浮現他的眼底。

昨晚他們有通電話，聊了一下，她說她母親要她回老家，要跟她好好的聊一聊，她猜應該是為了感情的事，她還說她母親很可能會叫她盡快找新對象，說不定還會為她安排相親。

今天晚上他應該再打電話問問她情況如何，應該不像他這麼慘吧。

正想著，白阿姨的聲音又響起，拉回他的心神。

「來了！」

江司昊抬起頭，見到來人，訝異不已，「是妳！」

曾亞晨看到要相親的對象也嚇了一跳，脫口而出，「是你。」

白阿姨愣了愣，「你們認識？」

江司昊笑道：「我們是同一間公司的同事。」

「你看看，怎麼會這麼有緣，根本就是注定好的。」白阿姨笑得闔不攏嘴。

「白阿姨，既然我們已經認識了，可以讓我們單獨聊聊嗎？」江司昊提議。

「當然可以，不打擾你們了。」這包媒人禮，她賺定了！

待白阿姨離開後，曾亞晨率先開口，「怎麼想到來相親？」

江司昊無奈笑道：「一回到老家就看到白阿姨，妳覺得呢？」

她能夠想像當時的畫面，「我媽採取眼淚攻勢，逼得我不得不投降。」

兩人都有種被趕鴨子上架的無奈，不由得笑了。

「既然來了，就放鬆心情吃一餐，如何？」他提議道。

「當然好。」

兩人說說笑笑，完全不知道白阿姨躲在角落沒有離開，更不知道他們融洽交談的畫面被白阿姨拍了下來，傳給雙方的家長。

只要兩人相約出門，江司昊都會送曾亞晨回家，今天也是，吃完了相親宴，他送她回家。

曾亞晨在要進社區大門時，突然想起一件事，「你要怎麼交差？」

「都是同事，太熟了，激不起火花。」就不知道母親信不信。

這個答案合情合理，但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心裡竟湧起一股失落感，但她隨即壓下這種莫名的情緒，笑道：「這個答案也很適合我。」

江司昊微笑，給了她一個加油的手勢。

曾亞晨也替他加油打氣後，轉身進入社區大門，回到住處。

才剛放下皮包，手機鈴聲響起，來電顯示是母親打來的，不用想也知道是想探聽她對相親對象的感覺。

撇開彼此認識不談，江司昊一表人才，談吐溫文爾雅，又有好的工作，是個標準的黃金單身漢，他給人的第一印象很好，很容易再約第二次，甚至是發展下去，但要是她這麼告訴母親，母親一定會想盡辦法撮合，可是他們都才剛結束一段感情沒多久，難過的心情雖已收拾好，但心房並沒有完全清空，還沒有準備好要接納新的對象。

手機鈴聲斷了又響，曾亞晨回過神，連忙接起。

曾母閒聊幾句後，導入正題，「聽白大姊說，今天和妳相親的對象妳認識？」

「對。」這種事沒什麼好隱瞞的。

「妳覺得他如何？」這才是重點。

「媽，我們是同事。」曾亞晨的語氣有些無奈。

「同事才好，可以近距離觀察這個男人的好壞，才不會被劈腿都不知道。」說完，曾母才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連忙又道：「我是說好男人在眼前，就不要讓他飛走，要好好把握。」

曾亞晨心知肚明，母親之所以這麼緊張這場相親，除了希望她快點找到好的對象，也希望她能夠早點走出劉偉豪帶給她的傷痛。其實她已經走出來了，只是不管怎麼解釋，父母就是不相信，認為她是在安慰他們。

「我們不來電。」

曾母不相信地驚呼，「妳若是真的跟這個男的不來電，怎麼可能會笑得那麼開心？！」

「妳又不在現場，妳怎麼知道？」曾亞晨覺得好笑。

曾母乾笑了幾聲，「白大姊把你們聊天的照片傳給我看，人家說照片就像是第三隻眼睛，不管多麼細微的舉動，都可以從照片裡找到答案。」

母親的推論讓她哭笑不得，「媽，您這叫做看照片說故事。」

曾母不接受女兒的說法，「妳要是不相信，等一下我把照片傳給妳，妳自己看看，就知道我說的對不對。」頓了一下，她語重心長地提醒道：「女兒，妳已經錯失一次機會，這次不能再錯過。」

曾亞晨知道母親是關心她，隨便敷衍幾句後便結束了通話，可是心裡不由自主地湧起一股好奇，想看看她和江司昊相處時是什麼樣的表情，不然母親怎麼會說他們來電？

不到一分鐘，她收到母親傳來的照片。

原本她覺得母親是看照片說故事，但在看到一張又一張的照片後，整個人像是被雷劈到似的，她震驚錯愕地瞪大眼睛，腦袋一時間無法運轉。

照片中的她笑得很甜，一點也看不出失戀不久，而江司昊面帶微笑，看她的眼神很溫柔，她為他夾菜，他幫她剝蝦，他還把剝好的蝦子放在她的盤子上，這樣的互動方式，難怪母親會誤會，連她都很訝異，怎麼會讓江司昊離她這麼近。

她不是那種可以輕易與他人打成一片的人，不管男女，她都會保持適當的距離，尤其是男性，所以有時候會讓人覺得她有些高傲，這個缺點她也曉得。

當初劉偉豪在追求她時，可謂費盡心思，要不是她被一個冒失鬼撞了一下，差點跌倒，他伸手扶住她，卻又馬上放開，著急地跟她解釋他不是要吃她豆腐，那笨拙的模樣讓她在一瞬間心動，她才不會這麼快就答應他的追求。

劉偉豪個性豪爽，喜歡照顧弱小，完全把她當作瓷娃娃般在呵疼，但他也有些大男人主義，認為沒有真正的男女平等，男人就該保護女人，他們曾為了這個觀點爭論過，結果他說不過她，惱羞成怒，那是他們第一次吵架。

雖然事後他向她道歉，他們也和好了，但往後的相處，她下意識會在這個話題上選擇退一步，不與他爭論。

其實江司昊也是這樣，認為男人就是要照顧女人，但有一點不同，江司昊會先傾聽她的說法，再提出他的見解，就算她不認同，他也不會硬要爭個輸贏，僅是微笑以對。

仔細回想，跟江司昊相處時，她的心情會自然而然地放鬆，話也特別多，偶爾也會對他使小性子，除了弟弟亞騰，江司昊是第一個會讓她在她面前使性子的男人，就連劉偉豪也不曾。為什麼？是因為他沉穩溫和的氣質，讓她在他面前不知不覺地卸下心防？還是因為他看過她最狼狽的一面？或是他們同為天涯淪落人，彼此取暖，攜手走過那段失戀的日子？

正當她百思不得其解時，手機鈴聲再次響起，她看著來電顯示，唇畔不自覺勾起淺淺的笑紋。「還沒睡？」她用開玩笑的語氣問廢話。

以前她不會說出這種讓人想翻白眼的話，但對象是江司昊，她就會很自然地說出來，她想，應該是跟他不會隨便嘲笑人的態度有關。

記得有一次，她因為連續幾天熬夜趕設計稿，整個人昏昏沉沉的，恰好那日他打電話來說要來她的住處做早餐給她吃，她在迷迷糊糊中答應，結果悲慘的事發生了。

門鈴一響，她下意識地去開門，也沒有注意到自己是什麼打扮，直到他說了一句「今天的妳很特別」，她才整個人清醒過來。

當她衝回臥室，從鏡子中看到自己頂著一頭亂髮，上面還夾了一個大夾子，穿著鬆垮的上衣，褲管一長一短，差點沒暈了過去，她這麼邋遢的模樣居然被他看到了！

後來她打理好自己，走出房間，他雖然沒有嘲笑她，可是在為她準備的吐司上，用巧克力醬畫了一個少女漫畫才會出現的可愛女生，但頭髮凌亂，還夾著髮夾，褲管一長一短的，擺明就是在畫她，讓她當下想找地洞鑽進去。

可他無視她的尷尬，還問她可不可愛。

不可否認他的畫畫技巧不錯，但對象是她這個當事者，她就笑不出來了。

但更讓她訝異的還在後頭，他說這是剛才見到她時腦海裡浮現的畫面，說她就像漫畫裡的迷糊女主角，無辜又可愛。

聽聽，這根本就是把妹高手才會說出來的話，而他竟然只談過一次戀愛，要不是與他同一間公司，這陣子又熟識許多，她真的不敢相信。

「亞晨……」

連聲的呼喚讓她回過神來，連忙應道：「什麼事？」

江司昊有些疑惑，「妳怎麼了？」

「沒什麼，剛好在想事情。」她隨便找了一個藉口。

「令堂應該把我們在餐廳的照片傳給妳了。」她想的應該是這件事。

「你怎麼知道？」真厲害。

「因為我母親也傳給我了。」語氣無奈。

「你覺得照片如何？」話一出口曾亞晨就後悔了，天呀！她在問什麼？她想知道什麼？他對她只有同事之誼而已。

江司昊沒料到她會這麼問，先是一愣，接著說道：「會引起誤會。」

坦白說，乍見到照片，他嚇了一跳，除了高佩璇，他竟然還會為另外一個女人剝蝦，也難怪母親會認為他們之間有曖昧。

回想他們這段時間的相處，他待她的行為已經超過朋友該有的界線，很容易讓人產生誤會，而他，竟不排斥這樣的誤會，只擔心她會生氣，才會這麼晚了還打電話給她。

「你的意思是……」她不知道該怎麼問，心裡莫名緊張起來，很怕聽到他說我們不要再見面之類的話。

江司昊遲疑了下才又開口，「對不起，我……」

「你不需要道歉。」曾亞晨打斷他的話，她不用想也知道他要說什麼，不外乎就是那些動作沒什麼意思，讓別人誤會，造成她困擾等等，「我們雙方家長都希望你我能夠早日找到對象，就算沒有照片，他們也可以想出幾百種理由。」

他知道她誤會了，解釋道：「我之所以道歉是因為……」深吸口氣，他將心裡的話老實吐露，「我還愛著她，但我沒想到會對妳動心，我知道這麼說妳無法接受，我應該收拾好上一段感情的。」

雖然他和高佩璇分手了，但那是她開的口，是她硬生生斬斷那段感情，並不是他願意的，而今他未將她完全遺忘，就喜歡上曾亞晨，一顆心住著兩個人，說難聽點，就是用情不專。

曾亞晨愣住了，他這是在告白嗎？她的心跳登時加速，呼吸也跟著急促起來。

等了半天沒聽見她的回應，江司昊感到不妙，不安地問道：「亞晨，妳在生氣嗎？」他們該不會連朋友也做不成吧？

聽出他語氣中的驚慌，她連忙回道：「沒有，我只是嚇到了。」

他吁了口氣，「可以給我一個機會嗎？」

「現在？」他剛才不是說心裡還有前女友？

「不是現在，給我一點時間，讓我整理好上一段感情。」

也好，她也是。

「等你整理好再說。」誰知道他的一點時間是多久。

聽到她應允，江司昊放下心來，他也知道，他不會讓她等太久的。

今天是A、B兩組最後的設計評比，哪一組贏了，就可以拿到上市產品的設計主控權，連續贏得三季的A組，這回慘遭滑鐵盧，輸給了B組。

公平競爭，全力以赴，就算落敗，只能怪自己實力不夠，要是勝之不武，落敗一方的憤怒可想而知。

曾亞晨一踏出許課長的辦公室，就看到朱曉蓁迎面而來。

其實曾亞晨認同朱曉蓁是個有能力的設計師，只是做事有些不擇手段，她手下的組員也因為她的縱容越來越過分，像這次B組可以拿到主控權，完全是因為A組發表不出完整的作品。朱曉蓁站定在曾亞晨面前，揚起得意的笑，「悶了三季，主控權終於又回到我們B組的手上，承讓了。」

「這幾個月我們A組就麻煩你們B組多多照顧了。」曾亞晨客套地道。

依照慣例，輸的一方要聽勝的一方指示，直到產品上市。

「只要A組不扯後腿，我一定會好好照顧。」

「我們A組最不擅長的就是扯後腿、使暗招這類的事，朱組長大可放心。」

朱曉蓁登時感到氣悶，明明就輸了，卻感覺不到曾亞晨落敗的失望、憤怒，反倒是她大方承認失敗的風度，比自己還像個勝利者。

她不懂，男人為什麼都喜歡曾亞晨這種假惺惺的姿態，就連有女朋友的江司昊也對曾亞晨另眼相看。

「我不容許要上市的产品有任何失誤，犯了錯，我會跟課長呈報的。」

曾亞晨微笑點頭，轉身走人，懶得再理會朱曉蓁。

這種沒意義的下馬威，左耳進右耳出就好，若是真的放在心上，那只是自討苦吃，她現在比較煩惱的是該如何安撫組員。

他們A、B兩組本來就不對盤，這次主控權在B組手上，依照他們的個性，絕對會想盡辦法為難A組。

曾亞晨一回到辦公區域，除了資歷最淺、哭成淚人兒的陳靜芸，其他三人全圍了上來。

「組長，課長怎麼說？」林珍珍著急地詢問。她才不想聽B組的吩咐行事。

「輸了就是輸了，別忘了這是比賽。」曾亞晨盡量以輕柔的口吻道出大家都不想聽的事實。

「可那是B組耍賤招！」何瑜不滿地道。

「沒錯，要不是他們破壞我們要上場的衣服，我們也不可能會輸。」吳瑞祥不快地說出大家的心聲。

如果是技不如人，那他們無話可說，偏偏是被陷害，要他們怎麼忍得下去？

此話一出，陳靜芸哭得更厲害了，「對不起，都是我不好，又沒有要跟模特兒上場，窮緊張什麼。」保管要上場的衣服是她的責任，要不是她太緊張，頻頻跑廁所，也不會讓B組的人有機可乘。

何瑜瞪了吳瑞祥一眼，哪壺不開提哪壺。

吳瑞祥拍了拍嘴巴，他又不是故意的，只是太過氣憤。

「我們是團體，妳會緊張也是理所當然。」曾亞晨的語氣依舊溫柔。

陳靜芸的心情稍微平復了一點，「組長，妳不生氣嗎？」

「生氣能解決問題嗎？既然不能，又何必浪費時間。」嚴格說起來，她也有錯，沒有在發表前再次檢查，如果今天是產品發表日，那公司賠上的不只是金錢，還有商譽。

陳靜芸知道她說的沒錯，但就是不甘心。

林珍珍瞧了嘟著嘴的陳靜芸一眼，問道：「組長，課長的意思還是維持原議嗎？」

曾亞晨點點頭，「畢竟我們沒有證據能證明是B組搞的鬼，況且課長認為不論是不是他們做的，我們都太輕忽，一點警覺性都沒有，要是對方是敵手，那麼這一季的產品就不用上市了。」見大家都垂下頭，她拍了拍手，「經一事長一智，下次再贏回來就好，這段日子大家都辛苦了，今天晚上我請大家吃飯，如何？」

事成定局，沒有翻盤的可能，大家除了點頭以外，無話可說。

陳靜芸抹去眼淚，突然又想到什麼，擔心的問道：「那我是不是要辭職？」

所有人都愣住了，曾亞晨率先開口，「妳這樣子就要辭職，那他們三個怎麼辦？」

陳靜芸一臉不解。

承受不了曾亞晨打量的目光，身為A組唯一的男性，吳瑞祥硬著頭皮承認道：「其實我們一直以來明著暗著吃了不少他們的虧，我們應該時時刻刻提醒妳，這次真的是我們太輕忽了。」

陳靜芸不敢相信，「你們是不是在安慰我？」

何瑜伸手搭在陳靜芸的肩頭，認真地道：「以前我也跟妳有同樣的想法，但現在不知道是不是年紀大，臉皮厚了，完全沒有要辭職的念頭。」

看著何瑜嚴肅的表情，陳靜芸忍不住笑了。

何瑜收回手，哀怨地道：「不過我只要一想到要聽他們的命令，我就好想請長假。」

「我也是。」林珍珍氣憤地捶胸，「真想撕下他們得意的嘴臉。」

「只要朱組長心情不好，我們就沒好日子過。」吳瑞祥提出看法。

何瑜瞪了吳瑞祥一眼，「她現在正得意呢，哪會心情不好。」

吳瑞祥故意壓低聲音道：「告訴妳們一個祕密，其實朱組長暗戀業務部的江課長。」

聞言，其他三名組員都湊向吳瑞祥，等著聽下文。

曾亞晨對八卦本就沒興趣，正要邁步走向辦公桌，可是在聽到江司昊的名字後，自動頓住。

吳瑞祥見連曾亞晨都感興趣，嘿嘿一笑，「據傳聞，江課長一進公司，朱組長就發動猛烈追求攻勢，不過江課長用情專一，不為所動。」

「如果江課長喜歡我的話，朱組長一定很生氣。」何瑜開玩笑地道。

「江課長剛進公司時，有多少女同事喜歡他，他對朱組長都不動心了，還會喜歡妳？得了吧！」

林珍珍不客氣地潑她一桶冷水。

「沒錯，連豪爽如大姊頭的周珍妮都不敢跟朱組長對上，妳想當江課長的情人？想死比較快。」

吳瑞祥沒好氣地掃了何瑜一眼。

「周課長也喜歡過江課長？」林珍珍好奇地問。

吳瑞祥點頭，「妳們忘了嗎？有一陣子周課長和朱組長關係不好，傳言就是因為江課長這株桃花樹。妳們想想，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業務和行銷是密不可分的，當時朱組長很不滿意周課長藉著公事和江課長接近，朱組長暗戀了江課長那麼久，一點進展也沒有，心情怎麼會好。」

林珍珍和何瑜恍然大悟地點點頭。

陳靜芸則是一臉不解，「可是如果朱組長心情不好，就會把氣出在我們身上。」何瑜賞了陳靜芸一個白眼，「既然她要讓我們心情不美麗，那我們幹麼希望她心情美麗，要不爽，大家都不爽。」

「就是說嘛。」

曾亞晨看著組員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八卦，移動腳步往辦公桌走去。

如果吳瑞祥說的八卦是真的，那麼就可以解釋江司昊送蜂蜜水給她，朱曉蓁為何會知曉，因為她一直在注意他。

第3章

曾亞晨本來打算請組員們吃完飯後就要回家，誰知他們聊得不過癮，吳瑞祥吆喝說要到夜店續攤，其他人全都贊成，見大家興致盎然，她不好拒絕，只能跟著去了。

她原本是不想喝酒的，無奈大家都玩瘋了，她也只好喝了幾杯，幸好明天是週末，不然上班時大家一定倒成一片。

終於，聚會結束了，大家各自回家，踏著夜色，乘著微風，曾亞晨漫步在人行道上，享受這難得的安靜。

除了在公司偶爾碰到江司昊，他們私下已經一個星期沒見面了，不知道他上一段感情整理好了嗎？她沒有想到他會喜歡上她，如同她一樣。

沒見面的這幾天，她一直回想和劉偉豪在一起的情景，想知道他在她心中還有多少的重量，卻愕然發現，當她想起他時，不再有怨、有恨，倒是一想起江司昊，胸口便一陣暖潮。

那個叫劉偉豪的男人已經走了，現在住在她心裡面的人叫做江司昊。

想到他，她不自覺勾起淺淺笑意，可是當她回到住家附近，看到站在前方昏黃路燈下的挺拔身影時，她的腳步倏地定住，錯愕地瞪大眼睛，心跳登時漏了一拍。

他怎麼會在這裡？！

江司昊一見到她，三步併作兩步上前，伸手將她擁入懷中。

突如其來的舉動讓曾亞晨嚇得全身僵住，張口想問他在做什麼，就聽到他低沉的嗓音從上方飄來——

「幸好妳沒事。」

曾亞晨不解的問道：「為什麼你會認為我出事了？」

所以他這樣的舉動是因為擔心她、緊張她？想到這個可能性，她胸口一暖，而且他結實的胸膛和溫暖的懷抱，讓她感受到濃濃的安全感，她捨不得離開。

江司昊放開她，黝黑深沉的目光緊緊鎖著她，「我已經聽說評比的結果了。」連拿下三季的主控權，這回易主，他擔心好勝的她會承受不了失敗的打擊。

看出他眼中的擔憂，她感動萬分，「勝敗乃兵家常事，我沒那麼禁不起失敗。」

「那妳的手機為什麼要關機？」她不至於想不開，但他希望她難過時，他能在她身邊陪伴。曾亞晨連忙從皮包裡拿出手機，一開機才發現他的未接電話、簡訊和 Line 訊息，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大家心情不好，我請大家吃飯，珍珍要求大家關機，不想接到任何關心訊息。」

江司昊吁了口氣，正要說些什麼，卻突然察覺不對勁，話鋒一轉，「妳喝酒了。」

「喝了一點點。」他幹麼這樣瞪著她，活似她做了什麼殺人放火的壞事。

「喝了酒，又這麼晚才回家，妳知不知道很危險？」要是出了事該怎麼辦？

濃濃的關懷之意表露無遺，曾亞晨心頭一陣激盪，看在他這麼關心她的份上，她就不跟他計較他的斥責了。

「下次不會了。」見他面露質疑，她馬上轉移話題，「你在這裡等很久了嗎？」

「等到連蚊子都不想來叮我了。」江司昊沒好氣地道。

「為什麼？」跟蚊子有什麼關係？

「牠們早就吸我的血吸飽了，還來叮我做什麼？」除非牠們想撐死。

簡直就像小孩子在鬧脾氣的口吻，令曾亞晨忍不住笑了出來。

江司昊不滿地睨著她，「妳還笑得出來？」

「對不起，忍不住。」說完，她抬手捂著嘴，不讓他看到她的嘴角上揚，可是她的眼角眉梢仍舊充滿著笑意。

欲蓋彌彰的動作讓他好氣又好笑，她一定不知道此刻的她，看起來就像一個惹人疼愛的淘氣孩子。

倏地，他表情一變，正經八百地問道：「我可以追妳嗎？」

話題一下子跳得太快，曾亞晨一時反應不過來，過了好一會兒腦袋才有辦法運轉。

「這麼快就收拾好感情了？」她以為還要再更久一點，畢竟他和前女友談了那麼長的戀情。

「原本沒有，但在公司一聽到評比的消息，腦海想的都是妳，聯絡不上妳，我很擔心，但是我什麼都不能做，只能在這裡等妳回來。」等她的這段時間，江司昊想得很清楚，他跟高佩璇的感情已經過去了，現在他要看到的是未來。

她見他一臉嚴肅，知道他是認真的。其實就算他們一開始沒有愛情，他們也會是很談得來的朋友，若是繼續發展下去，說不定會成為男女朋友，既然她對他也有好感，又何必假惺惺的推拒，於是她點點頭道：「好。」

他有些意外，「真的？」

她補充道：「不過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我不想太早公布戀情。」她才剛結束上一段戀情沒多久，不想再引人注目。

「可以。」

「不問原因？」

「妳不是高調的個性，況且辦公室戀情本來就很吸引人注意。」

「你還真了解我。」

「這樣不好嗎？」

她笑了笑，「趕快回去吧。」

「我等了那麼久，不請我上去喝杯茶？」江司昊故意問道。

「很晚了。」

收起玩心，他俯下頭，在她的額頭上落下輕輕的一吻，「晚安。」

曾亞晨心頭一動，輕聲回道：「晚安。」

江司昊微笑看著她進入社區後才離開。

曾亞晨已經有心理準備，B組的成員絕對會趁著這次難得的機會，打壓他們A組，卻沒料到他們竟然一同刁難陳靜芸，讓她壓力過大得了鬼剃頭。

是可忍，孰不可忍，B組的行為已踩到她的底線，她決定反擊回去。

今天A、B兩組一同開定稿會議，雙方都要拿出設計圖，當然，最終定稿決定權在B組手中，也就是說，最後選出來的定稿就算全都是B組的，A組也只能認了。

曾亞晨瞧了B組組員小白的手稿一眼後，望向坐在身旁，低著頭的陳靜芸，她看不出她此刻的表情，但從她緊握雙拳的舉動，看得出她正極力壓抑激動的情緒。

放下手稿，曾亞晨發表意見，「這張圖不該列入定稿行列。」

朱曉綦抬頭望著曾亞晨面無表情的臉，奇怪地問道：「為什麼？這件款式設計得不錯，很符合我們這次要上市的主題。」

曾亞晨望向小白，問道：「這張圖是妳畫的？」

除了陳靜芸，所有人都看向小白。

沒料到曾亞晨會這麼問，小白呆了一下才回道：「對。」

「怎麼？曾組長現在不甘願，帶頭要找麻煩？」朱曉綦語氣諷刺。

曾亞晨不予理會，目光仍舊盯著小白，直截了當地道：「妳可以告訴我，為什麼這張圖跟靜芸應徵時當場畫的圖一模一樣？」

此話一出，大家頓時明白曾亞晨的意思，這是抄襲。

小白瞪大眼，臉色瞬間刷白。

朱曉綦見小白表情驟變，頓感不安，出聲反擊，「曾組長，沒有證據的事不要亂說。」

「朱組長，妳別忘了當場考試的圖都會掃描下來存檔，今天的會議也不用開了，等妳搞清楚狀況再開吧。」曾亞晨起身走人。

A組成員也跟著離開，回到自己的辦公區域。

「靜芸，那張圖既然是妳畫的，妳剛才怎麼不說話？」林珍珍劈頭就問。

「我怕你們不相信。」陳靜芸小小聲回答。

「妳說這是什麼話！」何瑜白了陳靜芸一眼。

「不過這麼多年了，B組怎麼一點長進也沒有，居然還來抄襲這一招。」林珍珍不屑地撇了撇嘴。

「難不成你們也遇過？」陳靜芸訝異地問。

「當然，唉，才三年的時間又犯了。」何瑜拍了拍陳靜芸的肩膀，「恭喜妳了。」

陳靜芸一臉不解。

吳瑞祥微笑解釋，「依照慣例，小白抄襲妳的那張圖是不能用的，但為了彌補妳的損失，妳可以畫三張設計圖，只要不要太差，都可以定稿。」

「妳這叫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林珍珍以手肘撞了撞陳靜芸，「難怪他們最近會老是針對妳，原來是想把妳逼走，這樣妳就無法指控他們抄襲。」

陳靜芸還是不敢相信壞事會變好事。

吳瑞祥像是想到什麼，轉頭望向曾亞晨，「組長，妳打算怎麼做？拿回主控權嗎？」

「把事情鬧大，對我們設計部沒什麼好處，主控權也拿不回來，我要的是平起平坐的權利。」

不能再任B組的人欺負他們。

「沒錯，這樣子他們就不敢欺負我們了。」林珍珍笑道。

「他們是欺負靜芸比較多吧。」何瑜忍不住吐槽。

「我也有被欺負到好嗎？」林珍珍抗議道。

曾亞晨看著組員們你一言我一語地鬥嘴，紅唇勾起一抹微笑，好久沒看到他們這麼有精神了。

【

CRESCENT FAMILY